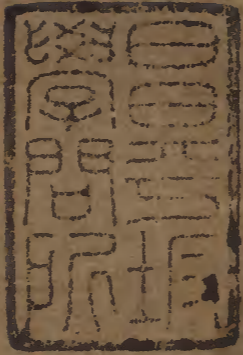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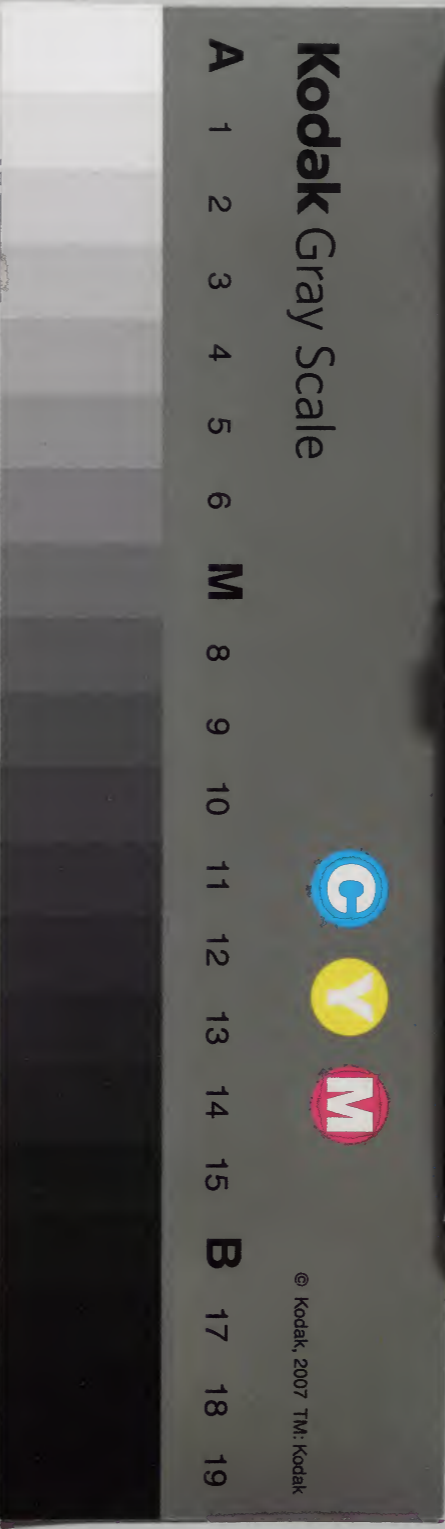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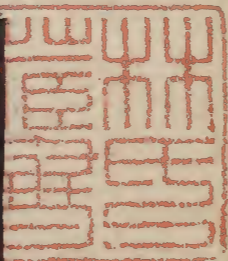
書經講義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二七三	一五	四六九
架	冊	類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869
冊數	15	(11)
函號	273	151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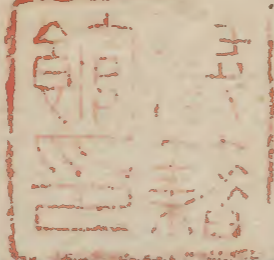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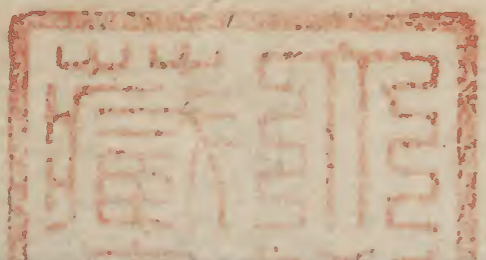
書經講義會編卷之八

召誥

周家舊都鎬京武王克商以洛邑居天下之中四方朝貢道里適均欲遷都于洛邑至成王時始命周公召公經理之洛邑既成召公因周公歸作書陳戒于王史臣因以召誥各篇乃作洛之始事也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下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史臣叙說惟二月十六日後第六日乙未是日之朝成王步自周京至于豐以宅洛告于文武之廟亦不敢自尊也乃使太保召公先周



公行相視洛邑所居之處召公自豐起行而來惟三月初三日丙午
至初五日戊申是日之朝召公至洛以建都事當稽于天乃命元龜
卜其何處可為王城何處可為下都既得吉卜遂經理營度其事雖
未即修建而基址位次規模已預定矣

至豐以告廟者文武為創業之君而作洛乃國之大事不敢不告
也不必言安文王之民繼武王之志以作洛之事告先王見成王
上有所承以相洛之事委大臣見成王下有所托召公先經理之
所以成其始也相宅者觀其要會度其形勢孰可為王城孰可為
下都也三月當屬下甸至洛輕重卜宅上蓋作洛太事當稽之天
心故用卜也即洛誥始卜河朔黎水繼卜澗澧水西之謂得卜即

兩云惟洛食之謂經營只是規度其位次非便營造也越若來以
上是大保承君命而相洛以下是大保稽天意而定洛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納越五日甲寅位成
史臣記說召公經營洛邑擇日興工越三日庚戌乃以已遷在洛的
衆殷民攻治興建都邑之位于洛納越五日甲寅則左祖右社前朝
後市的基址皆平定矣當其舉事之初四方之民遠未能集而攻位
之役力亦易辦故就殷民已遷者役之也

攻位即攻其所經營之位作洛必資之民力故以庶殷攻位也攻
字只是平高下定廣狹之謂獨役庶殷者舉事之初四方民未和
會故止役之位成者規模初定也上節卜宅而得卜見召公敬以

奉天而天意從此節攻位而位成見召公說以使民而民心服此
召公所以成始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觀達于新邑營

召公既以帝寅定位于洛及明日乙卯周公以是日之朝亦至于洛
則徧觀新邑經營的處所凡王城下都經召公規定的都巡視一周
以相其形勝審其風氣蓋營洛大事不可不詳慎也

此下是周公繼之所以成其終也周公至是始至洛者凡趨事必
卑者任其勞而後尊者責其成也達觀只是徧視非度其可不之
謂蓋周召同心召公之經營即周公之經營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一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

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
命殷庶庶殷不作

史臣叙說周公以乙卯日至洛越三日丁巳以營洛事祭告天地其
牲用牛一祭尊以簡為誠也明日戊午祭告洛邑后土之神其牲用
牛一羊一豕一祭卑以豐為貴也祭告既畢乃以所用人力多寡工
程期限之數作為一役書越七日甲子是日之朝周公以書親命衆
殷之民其在四方者但命侯甸男服之邦伯使使分命諸侯傳布于
下既以役書命殷衆于是衆殷之民莫不歡欣鼓舞大來從役忘其
為勞衆殷頑民且然則四方之服從者可知也

周公以時而舉郊社之禮所以告營洛之事蓋作洛大事有資于

神明故祭告也郊是合祭天地社是祭新邑之神是時郊社之位已定故可行禮先郊後社者先尊後卑也用書者以營洛之事載之書也命庶殷者使民知所趨事命邦伯者使臣知所統率即洪大誥治意也四方民大和會而獨命庶殷者其難也庶邦咸在而獨命邦伯統于尊也曰庶殷丕作則諸侯可知而四方民亦可知矣上一節是周公舉祀禮而祈禱于神明下一節是周公定殺書而大得乎民力皆所以成其終也○自大保至此節以基命成始定命成終立說皆有天人意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庶殷越自乃御事

史臣記說經營洛邑之事既畢周公將歸鎬京太保召公有陳戒成王的言語及諸侯所獻的幣帛都託周公以達之王于是率諸侯出外取幣而入併自已告王的書都付與周公說道我今拜手稽首以書幣陳于王而托周公轉達者惟以作洛為比殷之地君身實化殷之本今新都鼎建要誥諭庶殷以作其友順之風化其怙侈之習則必自御事始公其以吾言而達之于王乎

錫周公以上是史臣記事之辭曰以下是召公對周公之詞重在陳誥上取幣下當補出誥字旅王若公兼幣誥言幣者諸侯見君之禮所以供王新邑之祀者也誥者召公陳戒之忠所以助王新邑之治者也陳王而曰及公者托公以轉達也誥告一有正言所

以陳王及公之意誥告云者如著之誥言以啓其式化之機予之
禁令以垂其枯侈之習是也含誠小民意自乃御事令敬德意自
自者言當有任其責而非臣下之所能預也蓋言相洛之責雖在
乎我而治洛之本則在乎君今欲誥告殷民以為祈天之地必正
本清源以為轉移感動之機御事有不得辭其責者未繳欲周公
達幣誥意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
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

召公將言天命不可恃乃先歎息說道皇天上帝其命靡常昔紂受
天命為元子而有天國殷矣及其無道得罪于天遂改置了他元子

之貴與此大國殷之命使我周代之然則天命果可恃以為安乎今
王繼文武而受命尊為天子富有天下固有無窮之美然天無常親
元子大國之命既可改于昔亦可改于今豈非無窮之憂乎所以然
者以敬得之不敬則失之耳于是又歎息說道王曷其柰何弗敬蓋
紂惟不敬故天命去之今如何可縱肆而不敬乎蓋敬者人君持身
脩政之至要能敬則視聽言動件件循理好惡用舍事事合宜然後
民心悅而天命可保矣

此以下皆誥中之言此節以兩嗚呼對着上示以天命之不常下
示以保命之有道蓋敬德所以誠民而誠民所以永命也改字貫
大國殷命說謂改其元子及大國殷之命也曰元子曰大國皆敬

動成王之詞受命當云繼文武而受命應元子大國說無疆以天
言非言其久也言王既為元子而統大國則在今日固有莫大之
休然今日之受安知不為他日之改是又有莫大之憂豈正見天
命不可待意奈何弗敬是召公深致意之詞能敬則民心悅而天
意得無疆之休可常保矣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
服厥命厥終智藏厥在夫知保抱携持厥婦子以哀籲天但厥
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予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召公又說今天于大國殷命既永遠棄絕之矣然此殷之先代如成
湯以下諸哲王其精爽在天未嘗亡也彼豈不能哀祈于天以保佑

其子孫乎但以其後王後人紂之為君受天明命不能敬德播弄黎
老使賢智者退藏崇信奸回使病民者在位同惡相濟毒害其民民
苦虐政無所控訴但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于天及往而逃
亡求以自免又被有司拘執無地自容民之可哀其矣彼天陰隲下
民見四方之民無辜受害如此能不哀憐而思以拯救之乎故雖殷
先主在天之靈亦不能挽回天意而眷顧之命昔在于殷者今改而
屬于勉德之文武矣夫祖示德澤之難待如此王其可不汲汲敬脩
其德而保民以保天命哉不然雖文武在天之靈亦將無如之何矣
此申上節天命不可待而言天既遐終句正指上改厥元子句下
是就其中推出不可待之意天亦亦字有味言天雖不忘先王之

有德而亦重哀斯民之無辜故其眷命轉而之文武也懋字指文
武言本意言紂不能敬德以誠小民故天絕其命雖殷先王亦無
如之何矣使王不能疾敬德則亦無以誠小民而天命又將他歸
矣雖文武亦將如之何哉此敬德之功所以不可緩也疾字重看
見初服之時天人所係甚大不可少有怠緩意敬德下補誠民永
命出來與上節相應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積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
殷天迪格保面積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召公說天命無常于有德我觀古人有若夏禹之聖天既放迪之
而成就其德矣又從其子而保佑之使繼世之賢足以繼承其道天

之眷夏如此當是時禹亦仰考天心而敬順不違凡所以凝固天命
貽厥子孫者無所不至宜乎夏之子孫于今尚在也乃桀為無道今
時已墜失其天命而以商代之禹之德澤其可待乎我觀近日有若
成湯之聖天既啓迪之而成就其德天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
遂續禹舊服以有天下天之眷殷如此當是時湯亦仰考天心而敬
順不違凡所以奉若天命遺厥子孫者無所不至宜乎殷之子孫于
今尚存也乃紂為無道今時已墜失其天命而以我周代之湯之德
澤其可待乎夫禹湯能敬其德故其興也勃焉後世不能敬德故其
亡也忽焉天命之去留惟在君心之敬肆可不慎哉

此亦承上天命不可待而言今夏商二代言是見不惟有商為然

也夏商相去已遠故曰相古商乃近代故曰今相天迪禹如錫洪
範之意迪湯如錫湯勇智之意主德言皆有思若起之行若翼之
之意從子保者使放賢能繼禹也格保者假手有命也主業言面
稽天若兼兩意說禹知天迪其德則從而懋厥德知天保其子則
從而傳之子此禹之面稽天若也湯知天迪其德則從而懋厥德
德知天格保則從而伐夏救民此湯之面稽天若也墜命處重者
正發不可待之意見成王不可不疾敬德以誠民永命也此節與
上二節只反覆言天命不常非有二意

自天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

召公又說人君固當疾于敬德而親礼老成又敬德之助今王以幼
冲之年而繼嗣君位必任用壽考之臣不徒隆以礼貌必倚為腹心
言聽計從朝夕親近不可輕遺棄了他所以然者蓋興亡之鑑莫備
于古吉凶之理莫嚴于天這壽考的臣閱歷年久聞見廣博于古昔
帝王的道德可為師法者能稽考其事實如當時親見的一般是固
不可遺矣况又智識高明凡運籌發慮以謀度國家之大政皆若面
稽天意斷然不爽此尤不可遺也蓋稽古則事有所證稽天則理無
所遺若非這樣人啓沃于前則往古興亡之鑒上天精微之理豈能
件件曉得今王敬德可不得是以以為輔哉
上言德之當敬此欲其任老成以為敬德之輔也老成之人計慮

深遠外似迂濶而幼冲之君喜用新進勢常易疎故特以無遺壽
者告之首句虛下二句正言其所以不可遺之故古人之德即敬
德如文之方懋厥德湯之懋敬厥德皆是稽謀自天者言其德與
天合心與天通如何而際命固有以默識其幾微如何而永命亦
有以潛通其主宰所謂迺知帝命格知天威是也謀是揆度之意
謂其所謀度皆稽之天也矧字重看即註尤字意夫惟稽古人之
德則人君當具之以法古人固不可遺惟稽謀自天則人君當具
之以保天命尤不可遺也召公在當時正老成之臣而是書所言
皆先德之所在天理之所存恐非幼冲之君所樂聞者故特首言
之耳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
畏于民畧

召公歎息說道吾王雖是幼冲乃上帝之元子受天命而為民生其
責任至大可不勉哉蓋天命之去留視民情之欣戚若小民不和則
天命亦不可保而有負于元子之責矣王其大能誠和小民使之安
居樂業歡欣鼓舞無有乖怨之意則民安而天命亦安國家太平之
業自此垂之無窮豈不為今日之休美乎夫小民雖若至愚然撫之
則右虐之則仇其心畧險而可畏若以為不足畏而玩視之鮮有不
至于失民者王必以誠民為急務不敢視為緩圖時時顧畏小民之
畧險兢兢業業似登高臨深的一般則庶乎可以和民心而保天命
矣

此言嗣王所係之重欲其敬德誠民以祈天命下數節皆此意而此則其綱也元子哉要點出天命民心所係甚重之意其字是召公期望之詞誠小民含保受威命明德意講不能處含敬德意潛消默奪之機正在于此講誠字當云變其怙侈之習而馴擾于法制之中革其凌蕩之風而優游于教化之內非使民得所之謂也今休就入天命意謂民心安而天命但安迺景運于方隆開太平于有象而為今日之休美也今休二字有味對無疆惟休者前休字以受命時言此休字以永命言對晉言之故曰今也此句無工夫王不敢後二句正敬德工夫而誠命永命之本不敢後即是疾字畏民畏是敬德中事一直說蓋自修德檢身之時而切斯民畏

險之懼則敬自不得不至功自不得不急也能如是則祇德遠同于有夏聖敬近同于有商小民和而天命永矣元子之責不既蓋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茲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人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召公又說出治之本在乎君身誠民之道始于新邑今洛邑新成王來此繼天為治其責至重凡典禮命討須要件件自家留心服行于此中土以總攬萬機不可專倚恃臣下而自處于逸也此非臣一人之意見且且亦曾說道人君一身上為皇天之付託中為百神之主宰下為萬民之依歸今作大邑豈徒為逸豫之計蓋將自此土中作君作師以配對上帝自此肇稱殷禮以享答神祇自此宅中圖治以

誠和萬民且之所言即臣期望于王之意也王果能勉而行之庶幾
民心悅而天意得佑命我周者一成而不易矣治民至于格天方為
至極將見治化隆盛社稷靈長豈不為今日之休美乎吾王不可不
加之意也

上言敬德誠民永命此欲其宅洛而行之也紹上帝句輕重自服
土中觀註當字可見服者服行誠民之事曰自者化民成治乃人
君之責不可委之他人也即自乃御事意祈天敬德意且勿露出
旦白四句召公引之以証自服土中之言三句雖平而召公之意
則重在中又句配皇天如秦答天命是也志祀上下如肇稱殷禮
是也中又句教養內治是也俱與洛誥相應末二句串說是召公

期以宅洛之效命即元子大國之命今休即上文今休蓋惟王受
命尚未可以言成而成命未得亦未可以言休也能紹上帝服土
中則民心太和而天命凝固天之眷周將一成不易而治隆俗美
赫然于新造之邦矣豈不為今日之休耶休就成命上見曰今者
言不待後日而見也通節對上其不能句者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召公說王今自服王中固以化民為要然化民當自臣始使有位者
先抵肩法禁而不怠則何以令民哉今殷之多士化紂之惡非若我
周之臣習于教令王要先化那殷家御事的臣使他與我周之御事
親近副貳耳濡目染相觀為善以節制他往時驕淫之性則自然日

進于善而不能已矣蓋人為習染所壞是以流蕩忘返日入于惡而不自知使朝夕與正人居聞正言見正事久之將悔悟奮發舍其舊而新是圖矣此轉移民俗之善機也

此推言化民之本乎臣也先字重看服殷句虛下二句正服殷之事比介二字串說副貳我周臣即所以親近我周臣也惟日其邁對上二句言即化服之效臣化則民可化矣此節輕乃起下文敬德之意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召公又說君身者羣臣所視效要化服殷之諸臣必先謹乎君身王當把那敬做安身的處所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常在干是如人的身

住在房屋裏面一般不可暫時離了蓋敬乃一身之主宰萬化之根原能以敬作所則此心收斂而德成不能以敬作所則此心放縱而德墮矣王不可不敬德以為化服臣民之本也

此推言化臣之本乎身當兼化民意講蓋敬德所以誠民故也上句言當如此是勉之之詞下句言不可不如此是戒之之詞一正一友意敬作所即出入起居動靜語默無往不敬之謂不可內含臣民不服而墜命意蓋不能敬德則不惟殷之御事不可服而斯民亦不可化欲享有成命為今日之休亦難矣是敬則可不敬則不可故曰不可不敬德此對上王不敢後二句看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

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召公又說我謂王不可不敬德者正以敬肆之間乃歷年長短之所
從前代興亡皆不出此今我王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不監視
于有殷若二代之君能敬的則宜以為法不能敬的則宜以為戒如
夏禹受命歷年四百我不知他為何這等長久及夏桀嗣位遂至
滅我不知他為何便不能少延以我看來惟桀不能敬其德作威敷
虐得罪于天乃早墜矣了有夏之命耳殷湯受命歷年六百我不知
他為何這等長久乃殷紂嗣位遂至亡滅我不知他為何便不能少

延以我看來惟紂不能敬其德沉湎暴虐自絕于天乃早墜矣了有
殷之命耳蓋天命長短皆不可知而敬德在我所當自盡觀禹湯之
所以興紂之所以亡則王自不能不疾于敬德矣我謂不可不監
于夏殷正以此也

上欲成王敬德誠民永命以盡宅洛之事此欲其監于夏商之墜
命而力行之也首一我字指成王言監字兼得失而意重在監其
失一邊觀下隊命句可見曰不可不者言不監一代則不知有覆
亡之憂而無以為懲創之機也我不敢知以下即所謂不可不監
者蓋以數言則天命不可知以理言則係于敬德惟不敬德而墜
命此乃可知者也與相古先民節相應蓋夏商之命所以不可恃

者以不能敬德故耳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召公告成王說我周自文武造邦今王嗣位昭受厥命雖天眷維新然今日所受之命即是夏商所受之命夏之子孫不能保而歸于商商之子孫不能保而歸于我周是未可恃以為常也當思二國受命之初如禹之祇德湯之懋德都是有太功德的聖君能敬德以歷年者必勉力繼嗣務要學他的敬德乃可以凝固天命多有歷年耳况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天命去留所係甚重尤當乘此一初之機而疾敬其德以保天命而為有功之君也

此承上監夏商而言蓋嗣其敬德而歷年者正戒其不敬德而墜

命者也天命自文武受之成王繼之故曰嗣受厥命我亦惟茲句重長短不可知意言是命人皆以為天眷我周之命而自我言之亦謂惟此夏商之命其去其留皆不可知惟敬則有歷年不敬則早墜命也即無疆惟恤意言此以起嗣若功句有功指禹湯如祇台德先而開四首之基懋敬厥德而開六首之祚是也王乃初服句申言不可不嗣若功之意初服者自服土中之初天命之去留所係也於初服而嗣若功則有成命而無墜命矣

嗚呼若生子固不在厥初生有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召公又歎息說今王初服不可不謹譬如人家生子一般都在初生

幼年的時節能習于爲善則知識聰明自漸開發到長大時必然是
箇好人這自家遺下來的明哲之性非他人所能增益也若人君能
謹于初政習慣自然必是個聖賢之君與自貽哲命的一般是在吾
王自勉而已如今天意或命王以明哲之德或命之以吉或命之
以凶或命之以歷年長久這都不可知所可知者只看我初政所服
行何如若能敬德便是自貽哲命自貽吉祥自貽歷年矣轉移人心
全在今日吾王可不以敬德爲急務哉

此言初服所係之重以見其當謹也首二句是喻言今天以下方
實說正發若字之意生子就提孩有識時言哲命者聰明睿智之
命曰自貽者蓋雖出於帝之降衷而實已之習善所致也哲以德

言如天迪其德之意吉凶以徵驗言如禎祥妖孽之意歷年以國
祚言如享國長久之意二句皆重不可知上所可知者在我之初服
能敬與否耳能敬德而嗣若功則自貽君身之哲自貽禎祥之吉
自貽國祚之歷年矣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召公又說如今洛邑新城我王來居于此正初服之時遠近臣民無
不瞻仰今王其及時奮發速于敬德以爲誠和小民之本不可有一
毫怠緩之心也蓋天命之去留係於民心民心之向背觀于君德王
其用此敬德以和民使人悅而天意得以祈禱上天長久之命衍國
祚于千萬年豈不美哉

此下示以謹初服之事。宅新邑則紹上帝而居土中，所謂初服也。下敬德，誠民永命，正所以謹初服而嗣若功者。言王居新邑，天命之吉凶，判于此歷年之長久，決於此敬德之功。其可緩于工夫在疾字，有孜孜汲汲，恒若不及之意。含下不用刑而用德，意講德之用，猶云用是德以誠民而祈天永命也。誠民意在用字內，祈字亦根誠民上說來。蓋民心安則天命固也。含下兼夏商歷年意，夫能敬德則與夏之祗德，商之懋德者一矣。永命則與夏之四百商之六百者一矣。所謂嗣其敬德而歷年者也。○上曰王不敢後王敬作，所即此疾敬德曰。今休曰成命，即此永命。首尾皆是一意。下三節正從此節中來。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召公又說德為北民之本，刑為輔治之具。王當急于敬德，緩于用刑。其勿以小民無知，過為不法，說他頑慢弗率，難以德化，遂果于誅戮。而一意用刑以威之，蓋民心至愚而神順之，則治逆之則亂。若徒用刑罰驅迫為善，則民心未必服從。惟躬脩敬德，順其性而利導之，則非彝之習自然化為用德，而可以成治功矣。何用殄戮為哉。

此言不用罰而化民正敬德誠民事也。重不用罰，上民若有功，句帶說若字，含躬行意。有功則非彝之民化而導民之功成矣。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召公說王者居天下之上，其位固已極尊，然必須德足以稱之，乃可。

以服天下王其懋敬厥德使德與位稱巍然立于萬民之上則王之德足以為天下法矣將見百姓感發興起都取法于君上之德行無有過用非法的人非彛之小民變為用德之小民則吾王之德昭著于天下如日月之照臨豈不益明顯乎如此則可以誠小民而祈天命矣此正所謂若有功也何以殄戮為哉

此言用德以化民亦敬德誠民事也位在德元是疾敬德所成猶云德與位而俱崇之意位字猶居字言王惟任元子之責而天德亦履于崇高宅元后之尊而敬德亦躋于首出不惟立位之元而亦居德之元也儀刑用德則無復淫用非彛者矣越王顯就小民用德上見蓋位在德元德固顯矣而小民刑用則天下之德皆君

之德豈不為光顯乎如是則德無不敬民無不誠而天命可求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疑若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召公又說祈天永命之道上下當同任其責自今我君臣皆當夙夜勤勞憂恤相與期望說道夏有天下四百餘年殷有天下六百餘年享國甚久今我周受命必大如有夏之歷年又不要失了有殷之歷年務期兼夏商之歷數而有之可也然欲歷年長又豈必他求蓋天以民為心國以民為本惟欲王誠和小民常加憂恤予以固結人心順承天意使國家長治久安以受上天之永命耳君臣所當勤恤者莫大于此

此召公期均王之意正祈天永命事也上下勤恤是君臣同心憂勞
歎召公意實重君上不若一句連者謂既如有夏四百之傳又勿
替有商六百之祚欲兼二代之永命而有之也欲王句正所以勤
恤而祈歷年者欲字重者有自乃御事意以小民內撮上二節意
講大意言勤恤以祈歷年固我君臣之所當務矣然天命主于民
心豈必求受天命于小民之外哉故臣惟欲王用德以格其心緩
刑以和其志使民心安天心與之俱安民命永天命與之俱永而
夏商歷年之期不徒托諸空言可也誠民工夫在以字內勤恤沈
說而以小民正勤恤實事上止言祈歷年而此言受天永命正歷
年實效小民內點夏商治民事實尤切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
命明德王未有威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
天永命

召公于篇終又拜手稽首致敬說道洛邑新遷殷之頑民及諸臣與
我周友順的民都視君德之修否以為向背者也王能以德為威以
德為明則我小臣敢率此臣民使之畏威懷德保守而不失順受而
不違無有不遵奉法紀服行教化者是乃臣之所能為也然王之一
身又臣民所視效尚冀脩敬德以誠民使嗣受的成命自今終有
之而不替則王之令聞亦顯于後世而無窮矣此則在王而不在我
我豈敢曰與有勤勞哉蓋敬德乃王之所以祈天永命者自服王中

則王臨政之時自貽哲命則王脩德之事故惟王能之而非我所能與也我于王忠祀之時惟敬奉此幣于王用供王之祈天永命而已召公于篇終深致責難之忠如此

此總一篇大旨申前秦幣致語之意明德處截上是以尊君之責任諸已下是以祈天之實望諸君威命以政令言應上勿淫用非彛節明德以教化言應上位在德完節蓋不用刑以威民是以德為威也惟用德以化民是以德為明也通本敬德者保是遵守而無敢失墜之意受是順從而無敢違逆之意此雖召公自任實預期之辭作末然者王末有成命二句欲其盡威命明德之實以為已之保受也末有字重看有責難意以敬德誠民講觀註當字可

見成命者不若夏多疑有殷而元子不改太國不亾之謂也顯者後世稱敬德誠民永命之君必歸之王如今聞不已是也我非敢勤承王末二句有歸重成王之意惟恭奉幣應前出取幣而言就助祭說助祭而曰供王能祈天永命者蓋用德以處天命實能盡于王身則忠祀以祈鴻休不徒形于冊祝是供王之祀即所以供王之祈天永命也能字是責望必能之辭與末有句相應所謂責王以祈天之實也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復命于成王因欲告歸明農而成王懇留周公命其留治洛邑史臣記其君臣相告語之詞為書以其皆相洛

治洛之事故以洛誥名篇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太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侯甸男邦采衛百士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周公攝政之七年惟三月始生魄之十六日公以殷民叛逆難制不
可無地以居之于是始基作新太邑于東國洛而有王城下都之建
是役也勞民勳衆若未易就乃在洛四方之民不辭版築之勞而大
來和會于東郊民之勤如此侯甸男邦采衛之百士皆鼓舞宣揚民
心之和使益見事于周百士之勤又如此周公實總攝其事者于是
咸致其勤亦不敢以自逸也乃用後書洪大誥管民以治洛之事使
民知所以見事臣知所以播民焉夫洛邑之作公與臣民咸致其勤

如此此萬年之業卒成于一月之間也

此史臣叙周公作洛之始詞初基定基址也新太邑兼王城下都
說民大和會民之樂於趨事也播民和見士于周臣之樂于趨事
也侯甸男邦采衛猶云侯甸男采衛之邦此內之五服百士即五
服之百士蓋民大和會民本自和矣諸侯百士皆鼓舞作興以宣
暢民心之和使之見士于周也咸勤者謂與臣民咸致其勤大誥
治者告以所當治之事也二句一氣說不可作二意者如計史數
揣高低度厚薄似溝洫之類即是勤以此告臣民使民知所見士
臣知所播民即是誥治猶名誥所謂用書夏即庶殷侯甸邦伯也此
在達觀之後獻卜之前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史臣記說昔者周公承成王之命卜都于洛至是遣使告于王乃拜手稽首致敬而授之以詞說王嘗以作洛之事委之于我今其事已定朕敢復命于子明辟蓋周公于成王以親則為兄之子以尊則為君故其報命之間詞禮嚴重如此

此洛也既成周公授使者復王之辭曰復者作洛之事成王命之周公至是告成以復之也遣使而拜手稽首者如見君之敬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其作民明辟周公說定都大事王當親往今王乃以幼冲退托若不敢與知上天成始之基命與成終之定命一切創始的規制善後的事宜都付之

太保召公與我我豈敢不任其責于是繼太保而往大相視于東土何者可為王城何者可為下都皆規畫布置以為王始作民明君的去處蓋都邑既定則可以朝諸侯撫萬民而宅中圖大之業皆始于此也

此先叙其所以作洛之意王如弗敢是表王退托之心以明已不得不任其責也基命以始之營建新都而言定命以終之大後告成而言蓋作洛本以承天休故皆言天命也大相東土正所以任基命定命之責大相者視其何者可為王城何者可為下都也舍下上洛意作民明辟兼統馭諸侯撫綏萬民言曰明辟雖尊稱之辭實期望之意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レ河朔黎水我レ乃レ澗水東瀍水西
惟洛食我レ又レ瀍水東亦惟洛食レ俾來レ以圖及獻レ下

周公說三月乙卯之朝我至于洛師以河北黎水交流之處殷民近
便乃先レ卜此地不吉于是改レ卜澗水之東瀍水之西以為レ王城朝會
之地而龜兆正食其所定之墨又レ卜瀍水之東以為レ下都處殷民之
地而龜又食其墨二地皆近洛水而兩得吉兆則作民明辟之地無
以易此矣茲遣使者以洛之地圖及所卜之吉兆獻之于王庶幾定
都之始終可考而知也

此正大相東土之事用下者蓋基命定命皆出于天故稽レ之天也
上宅在召公而周公以為レ已下者一人同心之下即周公之下也

上黎于先者先レ後レ已レ之意蓋意在近地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
者周公之心周公不以レ已見而拂衆心故決之于天也下當補其
不吉意兩洛食者澗瀍在洛之中而龜兆正食其墨則可以建王
城于此矣瀍水在洛之偏而龜兆亦食其墨則可以建下都于此
矣俾來以圖則何者為王城何者為下都皆可得于指顧之間俾
來獻レ下則初レ卜而不吉改レ卜而再吉亦可得于言辭之表此作民
明辟之基而基命定命之所由成也稽諸レ卜見不敢自是而听命
于天獻諸王見不敢自專而復命于君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
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レ公其以予萬億年敬

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成王既聞周公復命之辭遂遣復報復周公因拜手稽首以答周公之禮而命使者說天子我周眷命可謂休美矣公念天休至重不敢以不敬承來相視洛邑安處臣民為我周配答上天休命之地及經營既定乃遣使來示我以下兆之休美而常告者此豈我一人能獨當之惟我與公一人共承當其美且我據下觀圖規模弘遠乃知公之宅洛用意深長非徒為一時之計正欲以予萬億斯年據形勝以朝百辟都要會以臨兆民奉天圖治用敬承休命于無窮耳蓋期望之美意如此則教誨我者至矣故拜手稽首以謝公教誨之言尚當深思而力行之也

此成王復周公之辭與上三節相應公不敢不敬三句是相洛事所以任基命于始者公既定宅至其真是定洛事所以成定命于終者皆有美意在公其以予句是摠承相洛定洛而極其無窮之美意也天休是天眷我周使之朝諸侯而撫萬民者相宅是相視王城下都匹休者配天暴隆之休命也定宅者王城下都已定也卜休即上兩洛食恒吉就洛食上見言不惟為一時之吉也其真是叙其告卜之意言公之示我以恒吉者正以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欲我承事于上公承事于下而二人共當其休也公其以予句重萬億年意看規模弘遠就形勢上見蓋據下觀圖而知其用心之深長如此也言公之作洛豈徒為一時計而已正欲以予

萬億斯年朝百辟臨兆民敬承天休于無窮公之期也我者何其厚也誨言者公雖告下而實寓期於責難之意即教誨所在也通節以兩拜手稽首對看上是叙其作洛之美意下是謝其告下之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周公將迎成王于洛而歷告以宅洛之事說王者為天地神人之主今洛邑新成宜以祀神為先務王其首舉盛禮祀于新都臨鎮之時如天地神祇社稷宗廟載之祀典者固無不祭矣雖祀典不載而可以義起者皆次其尊卑上下之序而祭之以告成事報神賜而祈鴻休焉

此以下，是周公將迎成王于洛而告以宅洛之事及欲還政告老之詞此節是舉祀禮乃宅洛之首務也蓋洛邑之作將以祀于上下者故殷禮在所當先也肇字只是新都始建而祀禮如行之詞不重務君整天下意盛禮句虛咸秩無文正盛禮所在也無文包有文在內講曰咸者尊卑上下無不周也曰秩者尊卑上下之有序也告報祈意在首句內不可失

予齊百士佂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周公說王宅洛之初又必有教詔百士之事此非我所敢尊者故我整飭百官使從王自周以適洛此時但微示其意說此行乃吾王即政之初必有政教號令以新天下之觀聽庶幾其有所事乎爾等宜

精白一心以聽王教詔之辭可也

此與下節是告以記工之事言宅落之當務也此節乃起下節意齊字是教勸之意不重選擇上蓋成王即政之初必有政教號令以新天下之觀聽而教詔百士又人君之事非人臣所得尊者故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教詔之也有事指下節而言

今王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周公又說論功行賞乃激勵臣士之大端今王宅此新邑就當命百官說爾羣臣之中有宜乃王家而功勞尊顯者則紀錄之于冊藉他日舉太蒸之禮以報有功當以功之最尊顯者為首是不但尊寵于生前而且光顯于身後矣又命之說汝羣臣有功的即受此褒獎

之命益當感激殊恩厚輔王室以圖新都又大之業庶幾前功不替而元祀可保也

此承上節而言乃周公授成王告詔百士之語也今王即命承上庶有事來即命惟命俱指命百士說功不專指作洛言凡勤勞王家皆是命于作洛之時者蓋激勵羣臣鼓舞百士者為治之木端也功宗即是最尊顯者以功功字即指此言猶云記功之尊顯者以為他日之元祀也非有一意註中解元字意不可泥此是報功臣于既往所以激勸之也惟命句是飭功臣于將來所以勉勵之也褒賞之命一行怠惰之心或起則前功盡墮元祀將不可保矣故又戒之如此篤弼者戮力王室贊襄治道以成新都又大之

續也

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周公說褒賞所以勸功須要至公無私乃能服衆今生以此紀功之載籍大示于朝廷之上使衆人都共見共知則或公或私自不能掩褒賞的一出于公則人知感奮百士都忘私徇國而一出于公矣若或出于私則人思徼倖百士都背公樹黨而亦出于私矣是其公其私皆做做上人之所為乃悉自汝教導之也記功所係之重如此可不慎乎

此言記功所係之大見論功行賞不可不慎也功載即上文記功宗以作元祀者也大視者功載播之朝廷藏之宗廟百寮之所共

視羣下之所共知也不作用功說公私意實在下句教即上行下效之意百士兼有功無功皆在其中百士公私云者如推賢讓能忘徇國此百士之公也蔽賢疾能真公樹黨此百士之私也悉者見其公其私皆由于上也夫功載之所視為教工之所係如此則論功行賞信不可不以公矣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上厥攸灼叙弗其絕周公又戒成王說功載所係甚重則王于論功行賞之際其可以譬倖親故而少徇比黨之私乎有所比黨則自是以往百士互相做做無所不私有如火之始然雖燄尚微而其燒灼將次第廷執不可得而撲滅矣行私之害其初尚微而終之流弊不可勝言如此王可

不防禁于未成乎

此承上言記功徇私之室欲王謹之于微也首句其朋是不可意
緊承上文說下句其朋是設若意乃起下語無若意依註將有若
意思說臨末當轉無字意始而此黨不過一人之私終而敷同誣
慢將徧為百士之私矣所謂百士效之亦皆私也蓋極言其害以
見不可私之意

厥若憂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王往新邑俾嚮即有僚明作有
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周公又告成王說今王圖治于洛內治尤不可以不舉其順行常道
如綱常倫理件件修明及撫定國事如刑政紀綱工振舉當常如

我攝政之時不必紛更所任使的人只用現在宗周之官往適新邑
不要參用私人壞了新政使百官知上之意嚮各就其職明白振作
以圖勵精之功惇厚博大以存寬裕之體如此則治道畢舉而新政
有光永有美聲于後世矣

此告以脩內治之事皆宅洛之當務也蓋洛邑之作本欲自時中
又者故以內治告之常道以教言致治之本也國事以政言致治
之具也周公攝政之時已嘗若憂撫事矣成王宅洛正服行教化
脩明政事之始則若憂撫事之責有不在公而在王者故欲其如
予如予處已有立治功存治體之意曰如者期王與已相似非取
法之謂也然有治人斯有治法欲行是政不可不用是人見在周

工即周公所齊以從王嘗與公若憂撫事立治功而在治體者也
王能用是人則不待告詔而百工可以知上意嚮矣故曰存嚮即
有僚仔字直說至成裕處言使之知上意向而各就有僚以立精
明之治功存渾厚之治體也意嚮正指治功治體而言明作二句
正是即有僚兼若憂撫事講精白正奮發勇往而必欲常道之
順國事之脩者所謂明作有功也崇尚忠厚優游馴擾而待夫教
之自順政之自修者所謂惇大成裕也如是則不特如予而已萬
世而下稱若憂撫事而致新邑之治者必將以王為首稱不永有
辭于後世乎夫成可大之業以垂可久之譽如此內治之脩無餘
事矣○明作惇大二者相成而非所以相病若事之脩舉廢墜而

不至于煩瑣紛更則鼓舞振作何害其為惇大事事提綱挈領而
不至于因循廢弛則鎮靜寧一何害其為明作此又為治者所知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周公既歷告成王治洛之事其言欲已而不能已故又說我周基業
開創始于文武汝雖幼冲然已嗣此大業則當念創造之艱難而勉
力以圖其終凡所言治洛之事一一脩舉然後天命可永而文武之
業成也五字可不勉哉

此承上起下之詞已者不能已之意惟終內兼上下文講言不特
記功教工及內治之事在所當務而統馭諸侯教養萬民之事皆
當修舉以終文武之業然後天命可永為億萬年之休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
惟不後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焚悔

周公又告成王說諸侯朝貢于洛邑他心裏有誠實的也有不誠實的
的人君要知道他只在心常常敬謹自然清明洞達無愛憎之私
曉得諸侯誠實享上的也曉得不誠實享上的蓋享上重在禮儀不
重在幣帛若禮不定而幣有餘雖重馬充盈玉帛交錯都是虛文這
叫做不能享上夫諸侯國人之所視效也諸侯惟不能用志于享上
則凡一國之人亦皆效尤說道上面人可以幣交不用禮享而舉國
無享上之誠矣將見人心放恣庶度不肅所行的政事必至于差爽
憊侮毀壞王法而為叛亂之事矣不享之弊至于如此王可不端其

本原而敬以識之哉

此告以統馭諸侯之道所以終文武之業者蓋洛邑之作本以朝
諸侯故統馭不可無道也敬字重講正道之所在蓋人君能敬則
清明在躬好惡不蔽諸侯之或誠或偽皆無遁情也統馭獨言享
上者洛邑告成之日適諸侯享上之時人君能辨其誠偽則可因
之以行賞罰而天下以懲以勸也享多儀以下是詳言所以當識
之意享多儀句是汎言其理如此儀字兼內外言恭敬之心存于
中而威儀之節著于外是乃所以成享而不在于物也儀不及物
以下是極言不敬之害惟不後志句作過文看政事指政教號令
禮樂征伐之類言諸侯無享上之誠則國人效尤矣舉國無享上

之誠則侯度先聖王法無墮而王國之政事皆差爽僭侮矣不敬之害如此人君可不端其本原而敬以識之哉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听朕教汝于棗民彝汝乃是不覆乃惟時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周公又告成王說勤政化民乃君道之急務汝孺子當勉力頒布我之所及也予不暇者听我教訓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使民皆服從教化可也汝若于此不能勉勵則民彝泯亂是豈享國長久之道乎昔汝正父武王固嘗棗民彝而我亦嘗率之以服民者汝必篤叙汝正父武王之道若夫若小益厚而不忘或先或後有序而不紊無不如

我為政之時則人亦不敢廢汝之命矣蓋我能守武王之道故天下不廢我之命今我去王能守我之道則天下亦不廢王之命矣治亂之機係于勉與不勉如此王往洛邑其敬之哉必不暇是頌而听棗之教不覆是戒而盡篤叙之道可也我自此以後將退休田野只講明農之事以遂歸老之志而已汝若于彼洛邑果能棗民彝篤叙盡心教養和裕其民則四方之人皆感仰愛戴無遠而不至矣

此告以教養萬民之道亦所以終文武之業者蓋洛邑之作本以既萬民則教養為先務也頌朕二句不平頌是頒布于民棗民彝即所不暇者聽字有服行意棗民彝而曰教養者有恒產而有恒心生養遂而後倫理明也汝乃是不覆二句戒之之詞篤叙三句

勉之之詞不永指天命說篤叙二句串說蓋武王農用八政重民
五教所以悲民憂者皆深仁厚澤所貽而其中經畫區處咸有次
第周公若憂撫事蓋嘗篤叙而人皆肅將祇歡矣故周公告成王
欲其篤叙正人如予也行其仁厚之澤而繼述之使有加無已謂
之篤而設施措置之間不失其品式法度之次第謂之叙蓋篤而
叙之也篤叙如周公正所以頌其不暇者不廢乃命命字汎指政
教說汝往敬哉懋上戒勉之意而言謂不震則時惟不永篤叙則
不廢乃命如此王往洛邑正所以祈天命于有宋布新命于天下
者而可不敬哉敬云者頌不暇以悲民憂戒不震之失盡篤叙之
功也明農句雖示退休之志實寓委重于君之意宋二句期勉之

詞彼裕我民亦指教養要見中又意我民者洛邑之民遠者天下
之民裕即化得逆為友順意矣是民心歸附意至是則乃命不廢
而天命亦可求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予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
天命和恒四方民若師

成王答周公及翼公治洛說道予以幼冲踐祚賴公明白保佑之不
惟啓迪之無隱而又維持之盡方如法祖奉天治人馭臣事神皆人
君大明德的事公歷歷稱舉以誨我焉教以冲予惟終使我小子繼
志述事振揚文王武王之光烈戒以惟時不永使我小子持盈保泰
奉答上天之眷命教以彼裕我民使我小子教養四海使皆和而不

乖恒而可父以安此衆庶于洛邑此皆予小子所不能及而公一
教之明保之功何其大哉

此成王答周公教王宅洛之言蓋言之已然而事之未然者也首
句虛說公稱以下皆明保之實也啓迪無隱謂之明輔佐盡力謂
之保二字平看與後非迪字相應不顯德非贊周公之辭乃指下
數事而言如法祖奉天安民馭臣事神皆人君明德所在周公舉
之以教成王使之如此故曰稱非以教王宅洛就為大明德也以
字作使字者上不系于祖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三段平說揚
文武烈應冲子惟終句奉答天命應時惟不永句和恒四方應彼
裕我民句故曰參錯相應天命以基命定命言和恒二字串着兼

教養言和是馴擾調娛從容化導之謂恒即是教養貞諸攸久始
終無間之謂居師睦承和恒說猶不復之必得其所也

傳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承上文說政莫重于報功公則教以記上元祀使我小子惇厚功宗
的大禮凡諸臣有功者皆次第舉祀典而以功之最尊顯者為之
冠則報功之禮行矣禮莫重于祭祀公教以肇稱殷禮使我小子首
舉祀神之大典雖祀典不載者都秩序以祭之則祀神之典舉矣這
都是公舉大明德以教誨我者也我之賴公明保如此其可遽有明
農之志乎

此對上節言亦明保之實俱承不顯德來傳宗一句是厚于報功

答功宗元祀之語咸秩句是周子祀神答肇禮殷禮之語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茲祀

成主稱美周公說公之明保固予所依賴矣而况德教之盛又予所憑籍者乎惟公輔我冲子既討叛伐罪以安王室又制禮作樂以興太平其盛德昭明光顯于天地之間勤勞施布于四海之內合上下四方都流行克塞穆穆然深厚廣遠日新月盛以迓迓國家之治平使文王武王昔日所勤勞以教天下者件件脩舉無有迷失之患公德教在當時有可憑藉如此我冲子更何所作爲只是早晚之間謹思以主祭祀之事而已然則予方仰承于公公其可以遷去哉

此因周公有明農之語故敘其德教之盛而寓留之之意也德字汎言如碩膚之蘊形於制禮作樂之間師保之猷彰於撫事若彝之日皆是明光是上際乎天下蟠乎地光輝發越之謂勤施是夜以繼日坐以待旦推行不息之謂旁即上下四方穆穆即明光勤施之德容迓衡者誠精融洽迎景運於方隆和氣流通承天休于滋至是也迓字有方來未艾之意治平內點上下四方如天地清寧民物阜安之謂不迷句緊承上三句講教即德之所敷者克慎明德而見冒于上下四方文王所勤之教也不單稱德而重光于上下四方武王所勤之教也惟公以德而迎治平則脩和惟寬之盛於此乎常新而咸和未清之化不至于過佚故曰不迷勤教

不迷字無工夫以上總是言德教之加於時德即教非有二樣忠
祀況指人君祭祀言非謂祀于新邑也未句正倚重之詞以示留
公之意

王曰公功斐迪篤固不若時

成王又說公於小子既有輔弼之勞而猶不忘教詔之益以其功績
而言所以輔助啓迪於我者可謂厚矣使公一去則斐迪之責將誰
賴哉須要舍明農退休之私爲國家久遠之計所以斐迪我者自始
至終無不如是可也

此成王留公之詞也公功總承上三節而言斐字節前保字意迪
字節前明字意斐迪篤者言明光勤施既有凝成之績而所以法

祖奉天安民者猶教詔之不忘穆穆逯衡既有輔弼之勳而所以
報功祀神者猶誨諭之不忘公之斐迪何如其厚也固不若時者
欲其寢明農之志而所以啓迪我者常如是也正是留之之詞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成王既勉留周公乃身歸鎬京而命周公留治洛邑先呼而告身說
洛邑已定舉祀發政之事今已行之我小子其退而就君位于鎬京
矣惟此洛邑命公留後以鎮撫之以公元老宿望有以係屬人心也
此成王付周公以治洛之責也成王言我於新邑祀已舉政已發
矣然祖宗之舊不可廢根本之地不可忘我其退居鎬京而命公
留後以治洛焉曰後者謂繼其後以治之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

成王又慰勞周公說當今四方開治已致太平皆公德教所致公之功大矣使我論功行賞公必為冠但新邑初定記功之命雖布而報功之典未行尚未能安定公之大功雖公未嘗望報而在朝廷誠為缺典公必勉留以待宗禮之定不可以言去也

此敘周公已然之功而慰勞之也迪亂以上明光勤施穆穆逕衡講謂四方開治公之功固尊顯矣但洛邑初政記功之命雖已形于教詔而功宗之禮猶未見于施行故未能安定公之功也救公竊下明禮休享意講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成王又說公已然之功既未及酬將來之績尤所深望公居洛邑必當興建事功校弘治道開大留後之事業使我士師工效職于洛者都有所監視而共勉于職業可也然此果何所為哉亦以今日洛邑之民乃文武所受于天者公其大保安之使服于德義安守法制則殷民安王畿與之俱安而治為我周之藩輔矣

此望周公以未然之功而勸勉之也迪將二句虛誕保二句即上二句之實後字與上節後字同蓋指洛邑而言迪將者大建事功益廣逕衡之業恢張治道益弘迪亂之勳也士師工即見在周工及授職于洛者監字內包明作有功惇大成裕二意蓋開大留後之事業而使立治功存治體者有所視效也然此果何所為哉惟

誕保受民以為四輔而已誕保者順常道以化之使服于德義之
中撫國事以治之使安于法制之內也誕字是無一民不在所保
之意亂為四輔者殷民安則王畿為之益安而有以為宗周之翼
衛也如是則其能啓大其後而士師工之所監視亦不外此矣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數其康寧
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成二於將歸之時又丁寧周公說道公其定止於此以治洛我則往
歸于宗周已蓋公之大功人皆肅然奉行無敢違逆且又欽而悅之
無不愛敬公公能係屬人心如此正宜鎮撫洛邑以慰安之若公去
則守成無助誕保無人是因我矣公慎勿以此憂困我哉蓋我今歸

周望治之心甚切其於安民之事亦汲汲然不敢厭怠是在公同心
共濟而已公必終留治洛勿廢其所以儀刑士師工者則百僚競勸
庶績咸熙不特洛邑之民安雖四方之民都得以世世享公之餘澤
矣倘委而去之則上下將何所持賴乎

此申上三節而決於留公之詞公定應上命公後說予往應上予
小子其退說公功即穆穆迓衡四方迪亂之功肅將者奉承之于
外也祇歡者敬悅之于內也無困者公去則守成無助誕保無入
故曰困康寧即誕保受民之事無數者猶云願治不已之意也蓋
成主任若彙撫事之責而期明作惇厚之功其望治之心蓋有汲
汲不暇者故曰無數非謂與周公分任其責也公勿替二句總承

說夫肅將祇歡則公固當慰乎人心而况我無數其良事則公亦當上體乎君心矣則夫盡誕保之功成迪將之業以為士師工之儀刑者其可替乎公能勿替刑則治在洛邑而化及於四方化在當時而澤流於後世不特洛邑之民享公誕保之德而四方之民亦得以世享公誕保之德矣必如是而後民之祇肅者無窮予之望治者無負也何以求去為哉勿替刑內有保民工夫世享生

在勿替上來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周公因成王懇留義不容辭故拜手稽首致敬以復命說王命我來

此洛邑撫治殷民我豈敢不仰承王命以誕保乃文祖文王所受命于天的民及光顯乃烈考武王的功烈是留後治洛吾固不敢負主之委託矣但保民之責雖在於我而保民之本實係於王故我將啓迪王心裨益新政大展其事上之敬此我所以仰承文武而忠於告王之本心也王其念之

此周公許留之言王命予來帶承保一邊說命即上所謂公後公定也來字重看許留之意於此字見之承保即誕保兼教養言以上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意入講越乃光烈句帶文祖言猶云文祖及武王所受於天之民也弘朕恭者言保民之責雖在於我而保民之本實在於王今洛邑始定正化今傳後宅中圖治之日我

將大其責難之義以為君告也曰弘者盡言以開道不但如記功
內治統馭教養之說而已上三句是以治洛之事有任見為下為
民之仁下一句是以治洛之本告君見為上為德之忠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
自時中以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周公告成王說予之所欲責難於王者蓋以王雖歸周當常來視事
洛邑盡所以為治之道如國之典章文武所講畫的則厚加遵守不
至過佚殷之賢民前代所播棄的則厚加簡拔不至遺棄使法度脩
明賢智效職而治功赫然為四方之新主且以此任賢守法的恭德
為周家後主之率先此皆治洛之所當務也王其自此洛邑盡宅中

圖治之道則政治教化既足以甄陶斯世賢人君子又足以澤潤生
民萬邦之大成底于休美而王之治洛乃有成功矣此臣事君之恭
所不容已者王其圖之

此周公所以望成王者正弘朕恭之實也恭先以上是敘治洛之
事勉之之詞曰以下是推治洛之效期之之詞孺子來相宅者成
王雖歸宗周而治洛之政周公實受命於成王者故猶歸重於成
王也典是文武所講畫者致治之法也獻民是殷紂所播棄者輔
治之人也惇典者率由之而不使過佚之謂惇獻者簡迪之而不
使遺放之謂亂為新辟承惇典一邊說作周恭先承惇獻一邊說
蓋用法必監於先主則與治同道足以紀綱四方而為初服之賢

君故曰四方新辟用人不遺於前代則接下思恭足以儀刑百世而為後王之倡率故曰作周恭先新字先字重看自時中又兼與獻重講與萬邦句一直說萬邦即萬民言王自是居此洛邑禋典以立治法禋獻以任治人而盡夫中又之道則善政四達賢智交脩而登於至治自洛邑以至萬邦皆熙々然於大順大化之中矣王之治民豈不有成績乎曰成績者人君以阜安斯民為功而以萬民得所為極今至於成休則王道大行治功丕振凡文之成和武之大定者於是而益觀厥成矣此句承成休說○成王既不果居洛而猶曰自時中又者因朝會而出政令不必王之常居於斯而後謂之中又也

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乎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周公又說人君既有勵精之政則臣下豈忘夾輔之忠予且敢率此眾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相與效職於洛以篤厚文王武王已成之功烈使之永久而不替用以慰答衆人之仰望使不孤其願治之心以誠信為我周後臣之所率先使各盡其事君之道成就吾王之儀刑使言行政事皆可以為法盡布文王之德澤使溥博周徧無所不被是慰民心立臣極成君德弘祖功皆予之所欲自盡者承保之責其容以終辭哉

此周公所以有效者正承保受民之實也多子御事即士師工以

天子御事篤烈正應監士師工証保受民之語成烈者蓋洛邑之
民文以誕受多方得之於先武以奄旬萬姓得之於後皆成烈所
在也今率小大之臣以誕保之乎之以優游之化莫之以仁厚之
澤使前人所受于天者益底于成休所謂篤成烈也通節重在此
句文貴師以下四平看俱承篤烈來民以望治為心也殷民安而
天下之民舉安則和恒之化可以慰悅人心矣故曰答其師臣以
奉命為信也王命臣以誕保而我實能証保則事上之信足以倡
率人臣矣故曰作周乎先王之身固將表正萬邦者一民未化
儀刑尚有虧也自是殷民之化以廣而新辟之範以端人君所以
作則者有全能矣故曰考朕昭子刑文祖之德本自光二四方者

一民未安厥德猶未單也自是使枯骨及於海宇而脩和徧於天
下文祖之所以昭德者無遺恨矣故曰單文祖德成烈兼文武而
此獨言文祖者文王之德實開武王之先也慰民心倡後臣成君
德弘烈祖者本篤成烈而然承保之責於是乎盡矣

俾來茲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史臣記周公留洛之後成王遣使詰戒殷民因以秬鬯賜周公禮數
隆重故周公復命於王說王歸宗周不忘洛邑遣使來此戒勅殷民
且以恩命來安慰我賜我以秬鬯二尊其詞說這秬鬯之酒乃明潔
禋敬以祭神明之物非是常用的故我拜手稽首以此休美之物
奉享于公以示隆重王之命寧我者如此此乃特恩殊禮而非我之

所敢當也

此下四節周公因王遣使來寧故於使歸之日而敘以復王之辭
茲設是丁寧訓誨防閑戒勅之意寧是安慰之意命寧即前所謂
救功也蓋中义之本在王而治民之績猶未成也故不忘殷民而
有茲殷之使承保之責在公而迪亂之功猶未報也故不忘天功
而有命寧之舉命寧而因茲殷之使者殷民實周公所治且欲其
荷報功之寵而益以化殷為心也命寧獨以拒滄者周公之功非
常禮可得而報惟此事神之物足以表其尊敬之心也拒滄二首
是命寧之物所以致非常之儀曰卣是命寧之辭所以致非常
之敬明禮言休享者言以是休美之物而致享于公也隆其儀致

其敬見事公如事神明之意

予不敢宿則禮于文王武王

周公說王所賜秬鬯明禮之酒乃用之宗廟以事神明者予豈敢遽
當此禮而進爵以飲乎予惟推受愈之所自念祖德之當酬乃用此
以禮祭于我文王武王於以為王祈福盡臣子祝願之忱而也

此下三節分應上節看此與下節是因王命寧之禮而所以處之
者如此也宿只是進爵之意不敢宿者周公不敢當王之宿禮而
以神明自居也禮文武者殷民自文武而受公不敢自任茲殷之
功而念文武得殷之功故以此禮推之文武也重為王祈福上看

惠賜敘無有遺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周公祭于文武其祝禱之詞說道今王一身所係甚大我先王精爽在天當默佑之夫福莫大於好德願陰誘王表使順文武之道篤厚之不忘次第之不紊以繼承先業而無失德可焉福莫大於康寧願默相王躬使身體康強無令遭遇災害以自罹疾病可焉子孫者王之胤嗣則啓祐之使其子孫萬年厭飽祖德亦如王之篤敘也民者國之根本則默相之使殷民皆率德永年享有壽考亦如王之也康寧此卽禋文武而爲王祈福之詞欲文武之保佑也惠篤敘惠字是心安志順無所拂逆之謂正有思若啓之行若翼之之意篤敘者篤厚不忘而次第舉行之也三字一串說是攸好德之福無違有疾是康寧之福萬年二句分應上二句乃德指文武言言不惟王

之惠篤敘已萬年子孫亦皆宜君宜王而厭飽乃德則好德之福所貽者遠矣不惟王之無違疾也殷民之衆亦欲其資福永年而享有壽考則康寧之福所及者大矣俱歸重在成王身上蓋子孫者王之胤祚殷人者王之受民子孫殷人之福亦王之福也四句

通要點文武默佑之意

王仲殷乃承敘萬年其求觀朕子懷德

周公既述爲王祈禱之詞又丁寧說王遣使告戒殷民固有教條次序然不本諸身則徒法何以自行王必躬行實踐使殷人都有所感發興起聽受今日教條的次第至於萬年之求莫不觀法我孺子之德教而懷服之則國家之業可以永保於勿替矣

此節應上忠殷而言而所以責之者如此也蓋命寧於忠殷之日者王固以治洛之實在公而公則以化服之本在王故致責難之意評字重看有躬行實踐端本澄源之意謂不徒以言教而必以身教也永卽萬年觀德卽承敘二句一氣說言使殷民服行教條保受威命自今以至萬年之求莫不觀法我孺子之德而懷服之德無窮而殷民之觀法亦無窮也見保殷之命不當徒託諸言而治洛之實不當專委於公卽誥告庶殷有乃御事之意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主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威格王入太室裸

史臣記成王於戊辰之日在洛舉行烝祭之禮因以留周公治洛之

事於祖廟又王之前用赤色之牛一武王之前用赤色之牛一廟祭皆用太牢此用特牲者盛其禮也王又命史官作冊祝之文當時史官多逸者所作祝文惟告周公留後治洛的事更不他及重其事也於時諸侯爲賓於王者以王殺牲禋祭祖廟都來助祭而王乃入太室之中用珪瓚酌秬鬯之酒灌於地以降神其舉行告祭之禮如此下記祭祀冊誥等事乃周公許留之後俾來忠殷之前事也烝是歲舉之祭而用特牛者盛其禮也獨告文武者洛邑之民文武所受之民也牛用駢者從周之所尚也二冊字一般王命作冊以告神而史逸遂爲祝冊以告神也惟字重看註所謂重其事也王賓二句輕看不過併記當時之事耳入太室裸者正所以薦其禮

而告其事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史臣又記說成王命周公留後治洛祭告文武命史逸作冊以誥聞公皆在十有二月前言戊辰乃十二月中之一日也以是日告文武即以是日命周公以洛邑之民受于文武故不輕于付託耳

此承上節而言作冊逸誥作一様看冊即止告文武之冊誥是命周公治洛之誥見以是日告文武即以是日命周公也在十二月者上紀曰此紀月互文以見義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史臣記周公留洛之後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而薨周公留洛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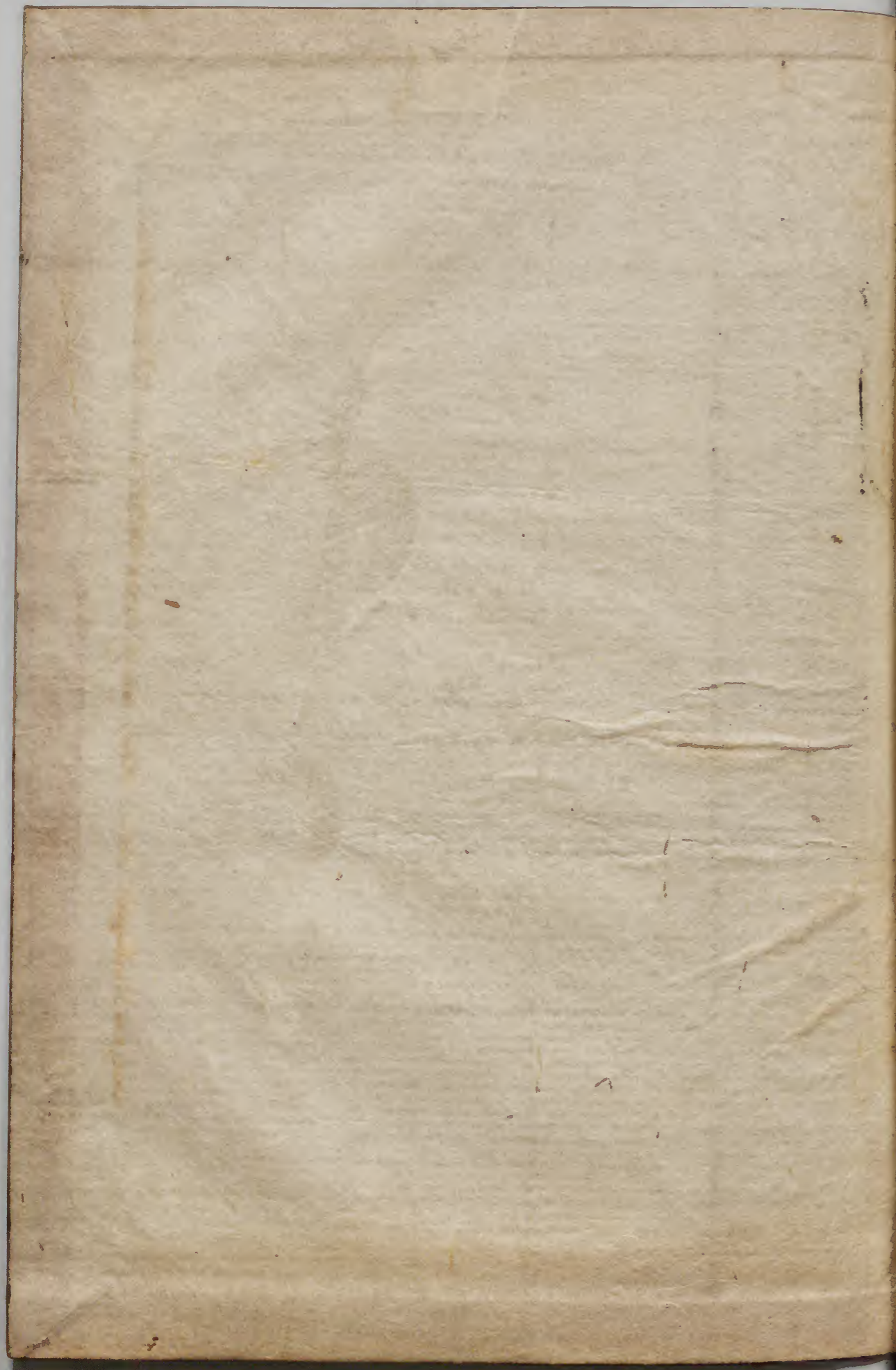
末如此

上記周公留洛之始此并記周公留洛之終蓋原始要終而言以公所係之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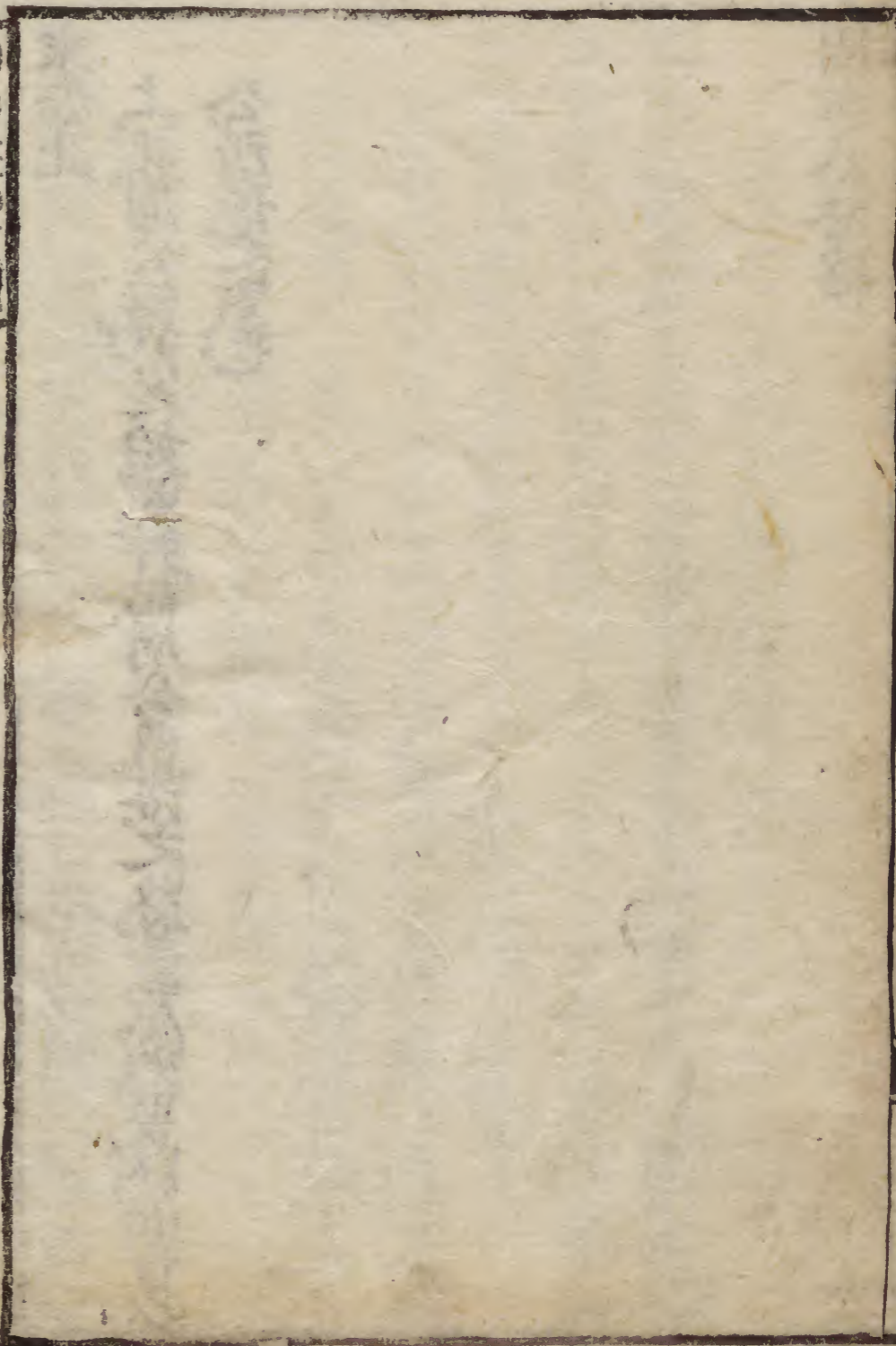
周書八卷終

周書八卷終

周書八卷終



Seal impression in seal script (Zhuanshu) characters, likely a collector's or library's mark.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r a marginal note. The characters are difficult to read due to fading and the angle of the page.

